



金子的星星

金子的抽屉里藏过玻璃球、花糖纸、好看的商标、手绢和破了封皮的《儿童文学》。除此之外，金子还在其中藏过脆烧饼啦、薄荷糖啦，还有一些桃酥和糖果也总放里面。所以她的抽屉总是带着芝麻酥油和糖丝那又香又甜的味道。那是十三岁的她所拥有的全部味道。

那个清晨，金子习惯性地把手伸进空空的课桌桌肚子里，原本那里只有一罐墨水。奇怪，墨水瓶下反扣着一张白纸。白纸干干净净的，没有一丝折痕和斑迹，纸上却跳跃着漂亮的钢笔字：

对不起，

用你一点墨水。



近在眼前，
远在天边。

金子的脸唰地红了，初一（1）班空荡荡的座位上仿佛立时坐满了人，数也数不过来的眼睛齐刷刷地望着她。她慌忙揉了那张纸，一股燥热混杂着莫名的紧张突然涌上来。金子在一个人的教室里慌乱极了。

1

窗外的桂花树送来阵阵香甜，让金子想起奶奶手中的蒲扇。她的心好一会儿才平静下来。她重新看清了黑板，上面有一道数学应用题，还是上周五老师写的。同学们还在上学的路上呢，金子来得最早。

课桌上落了一层薄灰，她把纸团捏在手心里，目光在课桌间来来回回地移动。每张课桌下面几乎都有墨水，金子的课桌在教室中间。墨水瓶们安静地待在桌肚子里，接受着她的审视，清白无辜的样子。金子没有什么收获。



班主任夏老师规定，他们一（1）班每天中午必须练习二十分钟钢笔字。一（2）班就和他们不同，一（2）班练习毛笔字。课间的时候，他们班的人举着蘸满了墨的毛笔在水龙头下冲，一路土匪样地喊：“沾光、沾光——”引得校园里的人像躲子弹似的躲他们。

一（1）班和一（2）班的人有过争论，一（1）班觉得练钢笔字好，因为写作业直接有效果了嘛。一（2）班不以为然，他们觉得毛笔字才显功底。据说他们班的确有几个书法人才。

金子展开纸条细看，这些字从运笔到框架都非常大气，不像初一年级的水平。难道是高年级的大哥哥大姐姐写的？他们周末是要补课的，他们跑进一（1）班，恰好用了金子的墨水，还留了张纸条。有那么不嫌麻烦的大哥哥大姐姐吗？问题是需要写这个吗？

近在眼前，

远在天边。

而这个人写这张纸条所有的动机似乎就在



这里，他要金子猜猜他是谁，他暗示了她许多与墨水无关的东西。

应该是个男生，还是个细心的、风雅的男生。毫无意义的事被他层层叠叠地写成了诗行，含义也扑朔迷离。

金子的目光在纸上来来回回地移动，像猜谜似的，突然她感到羞和恼，恨不得拿支蘸满墨的毛笔，把心中的羞和恼涂黑才好。于是她生气地抓住纸条，准备把它撕了。

可最后一刹那她又有些犹豫，如果他是有志那样的男生呢？

她把它叠起来，叠成小得不能再小的方块，橡皮一样塞进文具盒。晚上，金子把它放进了散发着芝麻酥油香和糖丝甜的抽屉。对着镜子，她开始发呆。

如果没有镜子，金子不会知道自己长什么样子。镜子告诉她，她长的就是这样。对于自己的长相，她有时候觉得满意，有时候又觉得不满意。正因如此，她很多时候在盼着照镜子，很多时候又在逃避照镜子。就像面对人们的眼睛，要是有人直勾勾地朝她望，她会觉得脸部着了火似的。金



子不是那种张扬的女孩，尽管她知道，很多女孩不如她好看，可她还是爱低着眉眼。

金子对着镜子中的自己走神走得太远了，以至于妈妈进来给她送水果，她还吓了一跳，从椅子上忽地站起来。

妈妈很意味深长地望了望她，幸亏爸爸喊，她才没空对金子开腔。

金子突然怕起妈妈来。临睡前她锁死了房门，又一次小心翼翼地打开纸条，这回她看得更仔细。每个汉字的起起落落都看了个遍，她似乎能看见写这些字的那双手。

金子看着看着觉得这样不安全，不能让妈妈知道。抽屉里有一罐彩纸折的幸运星，她把它折成一只白色的，投进去晃了晃，倏地它就不见了。

金子这个晚上认真地想着关于有志的点点滴滴。

她不经常想起他，多数时间他就像她彩罐里的星星；但只要想起来，那天的阳光、水田边的土腥气和蜜蜂嗡嗡的叫唤都会活过来。她自己也像重新活了过来。和有志在一起的分分秒秒一直是她的珍藏。



有志没和她说过一句话，她也没跟他说上一句；当时都是秋姑姑在讲，她和有志共有一个秋姑姑。

那天的阳光才叫真正意义上的阳光。秋姑姑的屋子低矮潮湿，秋姑姑像水缸边的一只烂蘑菇，她长得十分怪异——脸是变形的，右半边严重扭向了左边，特别是她的嘴。奇怪，那样扭曲或谈得上丑陋的脸，因为洒落了那天的阳光，因为金子和有志的陪伴，分明水灵湿润起来。金子只顾得上惊讶她的水灵和湿润——上帝给了她娇嫩的皮肤和鲜润的嘴唇，即便是变了形的。

秋姑姑自己不能站，她是坐在一张半高板凳上的，笑咪咪地望着有志和金子，笑不够似的，一路说着亲热的话儿。她在屋子里移来移去，张罗他们坐，给他们抓花生。最后她还挪进了厨房，神速地炒来两盘喷香的蛋炒饭。

秋姑姑不在的时候，屋子突然空阔得像海，海里只有她和有志。

金子踮起脚跟去看窗台上伸过来的石榴枝，密密麻麻的绿叶子中间似乎还有点点鲜红。有志背对着她，他在看墙上一幅山水画，他的眼睛好



像拔不出来了。有一瞬间，世界像颗水晶球在他们之间转来转去，她能听见他轻轻的呼吸。

秋姑姑端着炒饭过来，吓了他们一大跳。

金黄的蛋丝，洁白的米粒，翠绿的葱叶，简直像一盘珍宝。这是秋姑姑炒的。金子闻着那香气，有点惊诧与犹豫。有志听话地接过秋姑姑的筷子，低头狼吞虎咽，吃得秋姑姑呵呵直笑，一个劲儿问他要不要再来一盘。

有志塞了满满一嘴的饭，金子只看见他黑葡萄样的眼睛和犹如墨笔画出来的一对乌眉。她从没见过这么黑的眼睛和眉毛，除了黑之外，还有一些与黑相近的东西在其中，它们吸引着金子。这之前她从没注意过男孩子，最重要的，她从没见过这样一个男孩子。

金子相信有志，她吃了一口。只吃了一口，她就没舍得放下筷子。如果不是秋姑姑的腿萎缩得像秋天篱笆墙上的瓜藤，她和有志一定会再要一盘。当他们扒拉完最后一粒米饭，互相满足地望着对方，再望望秋姑姑的时候，就是这个意思。他们彼此知道，有志和她之间是不用嘴巴就能交流的。



金子在那个下午知道，嘴巴除了吃饭，在交流上竟是那么低能，简直就是废物、摆设。整个下午，她和有志没说一句话，却没完没了、事无巨细地秘密交流着。

他们一起喜欢上了秋姑姑，听凭秋姑姑那张变异的脸在他们眼里逐渐变得亲切。他俩抢着帮秋姑姑搬板凳，和秋姑姑难舍难分。黄昏，秋姑姑将他们两个小亲戚送了一程又一程。对，她一直称他们为小亲戚。

秋姑姑是一个得了怪病嫁不出去的老姑娘，她欣然接受自己的样子，双手能干，嘴巴叽叽咕咕地讲个没完。不知是她向来那么热情，还是因为她喜欢金子和有志。

她跟金子说有志懂事聪明。有志听着，眉眼羞涩地垂下去。秋姑姑后来费事地凑到有志耳根底下——她倚靠在半高板凳上，要凑到有志的耳朵边的确不易。后来是有志明白了她的意思，主动一低头，把耳朵送给她。他的耳朵又大又白，脑后的发际线有着几乎完美的弧度，透着莫名的洁净，金子在一旁心怦怦直跳。

“你爸爸他现在打不打你妈妈？”



有志白皙的脸马上变得通红，这回他不仅把眉眼低下去，连头带脸都深深垂下去了。他好像整个人都垮了，像一棵早衰的枯藤，必须靠着什么似的。

金子在旁边卷着衣角扭过身去，一只小猫咪咪叫唤着蹦过来。金子跑过去抱住它。她要为他解围，假装什么也没听到似的，学着小猫咪咪地轻轻叫唤。

秋姑姑抹了一把眼泪，深深地叹了口气，语气里满是心疼：“有志啊有志……”

金子抚摸着小猫那身还算柔软的毛，她恨不得变成蝴蝶，从有志眼前飞出去。她的心像只硕大的莲蓬，一时间膨胀欲裂，生生地疼。

这么好的有志，怎么会有打架的爸爸妈妈？

晚霞在天边渐渐稀薄，金子眼前不时地出现浓黑的夜、不安的犬吠、女人的号啕和一个男孩低低的饮泣。

金子和有志默默地走了一小段路，他们分别仰头看了看蓝天上的白云。蜜蜂一定错把他们当成花儿了，绕着他们嗡嗡叫唤。路沿上长着高高的棉花草，金子一棵一棵揪着、抓着它们。一架银



色的飞机嗡嗡飞过时，他们同时捂紧了耳朵。

金子记不起来有志笑起来是什么样，在她的记忆里他就是一双不肯逝去的黑眼睛。

后来他们是怎么告别的她不记得了，应该也没有说什么话，从此有志就消失了。那年他们十岁整。恐怕连秋姑姑也不会想起他俩了，半年后她就发病去世。金子随即也去外乡上学，有了正经事做，有志竟被日子悄悄湮没了。

偶尔听妈妈说过，他的父母一直打架，最后离婚了。妈妈难过得直咂嘴：“可惜了那个聪明的有志，书念不成，小小年纪跟人家当瓦匠去了。”

金子的心里，无论如何也不肯把瓦匠和那双黑眼睛联系在一起。那是一双多执拗、多聪慧的眼睛啊！

那张薄薄的小纸条让金子心里多出了什么。她说不清那究竟是什么，它们像会变形似的，时而如浓雾吞没了她，时而团成小石子硌人。

周围没有黑葡萄那样的眼睛，金子再也没见过那样的人。班上的男生整天叽叽歪歪，打打闹闹。班长虽然安静些，可惜太严肃，总是教训人。自修课一到，他就跑到讲台上，每十分钟拿眼睛



扫视大家一遍。那样的眼睛没有颜色，没有灵性，让人想起锥子，金子不喜欢。

可班长看金子的时候似乎很特别，女生们偷偷说那叫温柔。她们还举证说他老给她的钢笔字作业打满分。班主任忙得厉害，钢笔字作业一直让班长批。其实不止是这项作业，凡他批改的作业，他都像有意吹捧她似的，分数格外高。

初秋多雨，天动不动就像被人砸烂了似的，雨水不管不顾、毫无节制地往下倒，而且总是放学的时候倒下来。金子不怕雨，她怕雨中一个人的泥土路，还有那片乱坟岗。

那天金子闭着眼睛一路狂奔，车骑得像野马一样上下蹦跳。就在她穿过雨林即将到达乱坟岗的时候，后面响起一个熟悉的男声——“何君”。

何君是他们班的调皮鬼，班长每天要厉声呵斥这个名字不知多少遍，金子对这个声音再熟悉不过了。

掠过厚重的雨幕，她看见后面那辆自行车像头疯牛，车上的人长一声短一声地呼唤何君，可是一前一后分明只有他们俩。

金子生气地扭回头，心底的害怕转为另一种



意义上的畏惧。她飞一般地冲过乱坟岗，冲出那片雨，冲出他的呼喊。她明白他是特地喊给她听的。

他居然知道她害怕，可是她不希望他了解她那么多。

事实上班长与何君回家的路和她南辕北辙，压根儿不是一个方向。

金子的心淅沥淅沥到了雨季。她拿不定主意，没人教她该怎么做。只是她看见班长，就拉下眼帘，躲雨一样躲着他。

班长不笨，但他没有退却的意思。

偏偏又冒出来一(2)班的敏，他像一颗错位的牙，硬挤在他们班。他挤在这里不干别的，专门给大家表演他的书法。金子偷偷看过，他写得的确不同寻常。

金子每每偷看，都能被他的眼睛准确无误地逮住。金子觉得他最擅长的一定不是写毛笔字，他肯定更擅长逮雀儿。

金子被他逮得多了，忍不住心慌慌地去找寻那句“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”。

金子渐渐不喜欢这些纷乱。



她向往过去的纯净,这种向往使得她的言谈举止越发地局促,她的空间也狭窄起来。金子由此感到了寂寞。寂寞的她经常躲到教室外面去唱歌。金子唱歌的时候,天尽头总是立着一个背影,黑黑的,执拗、高大而神秘。

金子不喜欢人群。

不过,要是光和女孩子扎堆子她还是喜欢的,说到底她是不喜欢那些碍手碍脚的男生。可是她会在心里频频想起有志,模模糊糊的,她在想念一个根本不存在的影子。她不知道他是谁,但她知道他能抵挡住一切。

秋姑姑不在了,有志的家早散了,大概因为这个,金子和有志也做不成亲戚了。妈妈提起有志的时候越来越少,难得提起来时,金子不敢多问什么。

妈妈看她的眼神日渐复杂,她已经想不起来妈妈什么时候抱过她。她们现在连手都懒得拉一拉,剩下的交流就是眼神和嘴巴。

和妈妈如此疏远,金子既乐意,也不乐意。很多时候,她还是很想一头钻进妈妈怀里,只是一看到妈妈,这念头就跑得无影无踪。



金子和妈妈吵架完全是个意外，吵架的原因是，妈妈进来送水果时她又在照镜子。

妈妈的埋怨轻轻的，并无深究的意思，妈妈埋怨完了就带上房门。金子却哗地着了火，她追上去责问妈妈：“你血口喷人！照镜子算什么错，凭什么疑神疑鬼！”

妈妈惊愕地回头看着她，脸上的疼痛一阵比一阵强烈。

妈妈最后生气了，声音也跟着高上去。妈妈要跟金子理论。她们说了许多该说和不该说的，声音高得全楼都能听见。金子觉得楼上楼下的耳朵统统支棱着。她觉得耻辱、愤怒，可她停不下来，最后以她的哭泣告终。一时间，她和妈妈所有的情感都支离破碎。

金子哭了整整一晚上，第二天她是肿着眼去上学的，妈妈做的早饭她也赌气没吃。妈妈在她身后沉默着，出门的时候其实她已经后悔了。她一直觉得自己不该伤害妈妈的，她觉得自己一定是疯了。

金子进班的时候，班长正在黑板前像小老师样地抄题。班长是无意看她的，结果他看见了她



红肿的眼睛，他连掩饰都不会，呆呆地，当着全班同学对金子表示了他直截了当的心疼。

“看什么看！”金子真的疯了，这句话让所有的面孔都诧异万分。

“怎么了你？”班长不急不恼，脾气出奇地好。这让金子更烦。

金子管不了了，她气炸了似的吼：“关你什么事！讨厌！”

这回总算跟他了结了！

金子心头涌上来几分满足。她没想到敏也在那些看客里，而且他正坐在她的位置上，手里写着他得意的书法。隐隐地，她觉得那些字好生面熟。

“走开！干吗坐我的位置！”

金子一路杀将过去，实际上她此时痛快到了极点。她在想：好啊，好啊，所有的问题都被我咔嚓咔嚓解决了，这叫快刀斩乱麻。

果然，敏像避瘟神一样避开了金子。

整个上午金子将自己闷在座位上，她像只火药桶，谁都看出来了。女孩子们都躲得远远的，金子彻底清静了。

中午回家，她心头一空，居然唱起了歌。她唱



着去看那些坟冢，忍不住在心底说：“看呀，看清楚呀，不就是个土包包吗！”

金子轻松地唱着、笑着，天终于成了天，地也终于成了地，世界重新变得开阔了。

妈妈中午不回家，桌上有饭有菜，盘子下面压着妈妈的纸条：

宝贝：

对不起，妈妈昨天有点失态，看来你真的长大了，往后妈妈会注意跟你交流的方式的。好好吃饭！

爱你的妈妈

金子不忙着吃饭，她像听到了一声忠告，来自天外的，却毫不含糊。

金子转身冲进房间，她打开彩罐，倒出所有的幸运星，找出那枚白色的异类。她展开来，把它撕碎了，撕得很认真很认真，没让一个字保全。

金子处理完这一切，长长地嘘出一口气。她站在空空的家里，心绪逐渐平静下来。她耐心地将妈妈的纸条折成一颗新的幸运星，涂上从小到